



《夜光杯》是《新民晚报》历史悠久的副刊，在上海无人不知。二十年前，纪念创刊六十周年时，《夜光杯》发表过著名儿童诗作家、《小朋友》主编圣野写的《想起了刘岚山同志》；十年前，纪念创刊七十周年时，又刊出了《新民晚报》老报人张林岚的回忆《桅灯下的留守者》。两篇文章的主角都是我的父亲刘岚山（1919—2004），可见他与《夜光杯》渊源之深。而我保存的两张剪报均由邵燕祥先生寄来，末次还特意写信说明，“作者张林岚是晚报资深编辑，最近写了一组回忆《夜光杯》副刊的文字，连载一周，其最后一篇写到你父亲”（2016年5月21日函）。可惜父亲2004年已去世，两位老友撰文感念他时，并不知道他已远行。

圣野先生的文章是2006年11月7日见报的。次年，我写了一篇《父亲与〈新民报〉》，本想投给《新民晚报》，因编辑认为与栏目的体例不合，故后来改交《书城》发表。此文以圣野先生的大作为贯穿线索，主要讲述了父亲



在我征战棋坛的这些年里，拿过世界冠军，也经历过低谷迷茫，但若问哪一项比赛于我最特殊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天元赛。小时候我在河南郑州学棋，最先记住的围棋术语里，“天元”二字格外特别。棋盘正中央那一点，是九星之核心，如宇宙的中心，庄重而遥远。那时候我便知晓，天元赛是中国围棋历史最悠久、举办届数最多的头衔战，是几代棋手心中的殿堂。我从年少时便心生向往，可真正踏上这条征途，才懂得其中的艰难。最初学棋时，我需参加网络海选；随着岁数渐长，等级分提升，才得以直接跻身正赛。我曾先后十次打入本赛，却始终与挑战权擦肩而过，连靠近决赛的机会都未曾拥有。心里始终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却又屡屡碰壁，难免生出几分怅然。

2020年1月，我终于圆了多年心愿，拿到了天元挑战权，而我的对手，是国内战绩极为出色的连笑。他向来稳扎稳打，在头衔战中更是表现突出，我与他交手，胜少负多，赛前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决赛设在苏州同里，那是我第一次踏入这座江南古镇，小桥流水、白墙黛瓦，清幽的景致漫溢四周，我那颗向来敏感紧绷的心，竟安定下来。我祖籍江苏南通，虽说是第一次来同里，却莫名生出一种“主场”的亲切感。赛前我小酌了一杯白酒，平日里我神经敏感，喝酒必影响次日状态，可那一次，反倒神清气爽，睡眠、饮食皆舒心，心境也格外平和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可哪有随随便便的成功，首盘我便遭遇败仗。布局刚落定，进入中盘不过二十手，棋局突然崩盘，我只得匆匆投子认输。这样猝不及防的失利，最是伤人，也最磨心性。但我没有慌乱，更没有轻言放弃，只在心底告诉自己：放下胜负执念，把

1946年7月至1949年3月在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的工作和创作。

父亲当年到上海，找总主笔赵超构先生求职时，先已有在重庆《新民报》做校对的经历，所以赵先生答应他“还是当校对”。不过，父亲这在工作显然有溢出，除了负责新闻稿和《夜光杯》的校对，也部分承担了编辑工作。圣野先生即指认，他投稿的第一首诗作，就是经我父亲之手编发的。这自然有赖《夜光杯》主编袁水拍的信任，因为他每天编好次日的版面后，都会要求父亲，“如有字数不足请代为补足”（刘岚山《我和袁水拍——兼悼赵超构先生》）。

同时，在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那三年，也是年轻的父亲创作的井喷期。他曾自述，当时的稿件大部分在《夜光杯》发表，此外，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的《十字街头》与《夜花园》、《文汇报·笔会》、《联合晚报》副刊、《东南日报》副刊、《苏商·时代日报》副刊、《大众夜报》副刊、《诗创造》（诗月刊）等报刊，也时见父亲的诗文。并且，单是在《大众夜报》，父亲就在副刊上模仿袁水拍的《马凡陀山歌》，发表了总题为“海燕之歌”的讽

刺诗一百二十多首（《我和袁水拍》《人生片段》）。还应当补充的是，以上列举的报刊尚远远不够，1984年1月5日圣野先生给父亲写信，即提到：“我还翻查了解放前的《中国儿童时报》，你还为它写过童话和书刊评介”；“在我编的《天行报》的《原野诗辑》里，你是积极的支持者”。近日，为写作此文，我以父亲的本名而不涉及他自己也记不清的众多笔名进行检索，起码在汉口的《诗垒》、青岛的《星星》上，都看到了父亲的作品，这还不包括上海更多的报刊。父亲晚年忆及在《夜光杯》这三年创作，因此很欣慰于“毕竟有点‘老成’和‘意纵横’了”（《乡村与城市·自序》）。

父亲这一时期的创作，无论诗歌、散文还是小说，均持现实主义立场，以揭露与批判为主。因此，他虽然和“九叶派”诗人曹辛之私交很好，甚至逐期在《夜光杯》为其编辑的《诗创造》写评介，但对他参与创办的《中国新诗》的现代主义取向很不以为

然，除了当面委婉的表达，父亲还用其他笔名发表了批评意见。日后在《祭曹辛之》一文中，父亲仍在为一直未将实情坦诚相告而自责。实际上，批判现实也是当时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的主导倾向。圣野在信中所说：“回想在黎明前的日子这段友谊，使我无比激动。”可谓准确道出了父亲与当时《夜光杯》同事以及作者之间友谊的性质，那是一种意气相投、类似战友的感情。

与父亲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张林岚先生，其文更是集中记述了“我们一同度过‘天亮前后’的恐怖、困难时期”的历程。为何称父亲为“桅灯下的留守者”？林岚先生先在“现代”这个古代的官职在当代社会也频频使用开始说起：“见到这个又新又旧的名词时，我们不能不记起来一位默默无闻的‘小人物’，他叫刘岚山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无名诗人。”至于“桅灯”，虽与夏衍在《夜光

杯》开设的杂文栏目“桅灯”的停刊有关，但更多应取马灯照明之意。按照张林岚的回忆，那时报社的环境已是极为险恶：“上了黑名单的记者编辑包括赵超构在内，都为躲避反动派迫害逃在外。夜光杯的作者们，都在这人潮之中流动，弄得版面空虚，无人写稿。”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接手了《夜光杯》的编务。他的《人生片段》对此有简略记述：“就在1948年冬

我书房的窗台上有两盆花。用鲁迅的著名笔法，可写作一盆是水仙，另一盆也是水仙。买它们来时还是去年，心想养着养着，到春节开花，岂不美哉？

给花换水，放在窗台上晒太阳，这点勤快我还是有的。查了种花指南，亦步亦趋。种花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，还有多多的期待。尽了人力，两盆花在茁壮成长。阳光下叶子绿油油的，挺拔，明亮，看着喜人。可是，花呢？

刺诗一百二十多首（《我和袁水拍》《人生片段》）。

还应当补充的是，以上列举的报刊尚远远不够，1984年1月5日圣野先生给父亲写信，即提到：“我还翻查了解放前的《中国儿童时报》，你还为它写过童话和书刊评介”；“在我编的《天行报》的《原野诗辑》里，你是积极的支持者”。近日，为写作此文，我以父亲的本名而不涉及他自己也记不清的众多笔名进行检索，起码在汉口的《诗垒》、青岛的《星星》上，都看到了父亲的作品，这还不包括上海更多的报刊。父亲晚年忆及在《夜光杯》这三年创作，因此很欣慰于“毕竟有点‘老成’和‘意纵横’了”（《乡村与城市·自序》）。

父亲这一时期的创作，无论诗歌、散文还是小说，均持现实主义立场，以揭露与批判为主。因此，他虽然和“九叶派”诗人曹辛之私交很好，甚至逐期在《夜光杯》为其编辑的《诗创造》写评介，但对他参与创办的《中国新诗》的现代主义取向很不以为

然，除了当面委婉的表达，父亲还用其他笔名发表了批评意见。日后在《祭曹辛之》一文中，父亲仍在为一直未将实情坦诚相告而自责。实际上，批判现实也是当时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的主导倾向。圣野在信中所说：“回想在黎明前的日子这段友谊，使我无比激动。”可谓准确道出了父亲与当时《夜光杯》同事以及作者之间友谊的性质，那是一种意气相投、类似战友的感情。

与父亲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张林岚先生，其文更是集中记述了“我们一同度过‘天亮前后’的恐怖、困难时期”的历程。为何称父亲为“桅灯下的留守者”？林岚先生先在“现代”这个古代的官职在当代社会也频频使用开始说起：“见到这个又新又旧的名词时，我们不能不记起来一位默默无闻的‘小人物’，他叫刘岚山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无名诗人。”至于“桅灯”，虽与夏衍在《夜光

杯》开设的杂文栏目“桅灯”的停刊有关，但更多应取马灯照明之意。按照张林岚的回忆，那时报社的环境已是极为险恶：“上了黑名单的记者编辑包括赵超构在内，都为躲避反动派迫害逃在外。夜光杯的作者们，都在这人潮之中流动，弄得版面空虚，无人写稿。”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接手了《夜光杯》的编务。他的《人生片段》对此有简略记述：“就在1948年冬

写作是一回事呢？如果从写小说算起，我至今已写了二十一年；如果从写诗算起，我至今已经写了近三十年。但我仍然会不时问自己：写作究竟是一回事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写作？尤其在今天，人工智能盛行，你跟一个AI软件说，帮我写封一千字的情书，它几秒钟就能给你完成，当然咯，让软件给写一封一亿字的情书是不可能的，我就问过豆包，豆包说：“一亿字太长啦，长到这辈子都写不完。但我可以把一亿字的心意，缩成一封只给你看的情书。”

再回到前面的问题：写作是一回事呢？自从进入了文明社会，写作就成了人类自发的行为。或者，可以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写作成了自发的行为，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。写作，让人得以描述所见所闻所感的世界，也描述人自身，描述人的一切所思所想。写作，不单是眼

花来，不也就是黄黄的颜色吗？我老眼昏花的，只要不凑近了，勉强也可混过去。它喜欢怎样就怎样吧，老汉我自称宅心仁厚，何必难为花呢？

想当年，我可是养过开花的水仙的。这次手气不好。就这样，那两盆水仙还在我的窗台上，叶子的大部分是绿色的。它们在顽强生存，给我勇气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浇灌的动力。让我有缘跟它们说：早安。晚安。2026.4.14

窗台上的水仙

陈村

春节过去了，清明也过去了，我的两盆水仙还在窗台上，依然每日蒸发着我浇灌的水。那叶子，细看顶上有点发黄了。那顶上，不是应该开花的吗？我的智力实在不足以对付这个黄色。只能这样安慰自己：就算开出

《吴依软语里的“幸福密码”》，2020年10月11日，做星期天夜光杯这个“记忆”版面之前，认识了著名评弹家陈希安先生的儿子陈俊，听他回忆父亲母亲热爱评弹、幸福相守的一生。有一天，翻看旧手机上的照片，突然发现，我有陈希安先生的照片！一张吴承惠先生、陈希安先生与当时辞书出版社社长何元龙先生的三人合影。照片还是我拍的。当即截屏把照片发给小陈先生。陈俊也为看到这张他没有的照片而欣喜。时间是2022年的5月14日。

“我是见过你父亲陈希安先生的！”一边颇为激动地对陈俊说，感慨我做这个“记忆”版面的美好缘分。一边惭愧，我这个新闻人的脑子还是有点木的。也许因为我并非评弹爱好者，否则见到陈俊提供的家族照片，曾有的记忆会瞬间激活。

我拍三人合影，时间是2016年1月，吴先生以笔名秦绿枝，由辞书出版社推出他的散文杂感文集：《太平世事》《珍重悠悠岁月》《休息时断想》，新书座谈会上，当时90岁的吴先生一头银发，风采依旧。“吴先生在文艺圈的朋友来了不少，坐我旁边位置的，是著名评弹演员陈希安，他说他刚出道就认识吴先生，两人有67年的友谊！”盖叫天、侯宝林、新风霞、刘天韵、蒋云仙，这些艺术家都是吴先生的朋友。那个座谈会，金采风、童双春、盖叫天之孙即画家张大根也来了。艺术家的稿子，吴先生约，悉心改。在编辑与作者的友谊上，这位副刊部主任永远是一个超越不了的楷模。

每一位编辑都有一副七巧板，每一位作者都是七巧板上那不可或缺的一块。集齐他们，才能拼成完整的图画。天，袁水拍突然潜赴香港，我便代编《夜光杯》，持续到1949年3月。”父亲以校对代理主编，说来让人难以置信，估计《新民晚报》即使编史，也未必会记录此事。但张林岚先生说得明白：“《夜光杯》的编务，袁水拍匆匆交给刘岚山——完全是‘私相授受’，因为这样的事无处请示报告，只能说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，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。”而《夜光杯》一天也没有停

地熬过1949年的头一个多月，“没有一篇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稿子”，这就是父亲“留守”的意义。

父亲1949年3月初的离开，张林岚称为“不告而别”。其实是父亲突然收到上海市国民党党部要《夜光杯》编者去开会的通知，他与朋友商量，担心是个圈套，遂立即潜往新四军皖南游击队总部，直到7月上海解放后才归来。（2026年4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）

闪闪发光的杯盖

南妮

在我征战棋坛的这些年里，拿过世界冠军，也经历过低谷迷茫，但若问哪一项比赛于我最特殊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天元赛。

小时候我在河南郑州学棋，最先记住的围棋术语里，“天元”二字格外特别。棋盘正中央那一点，是九星之核心，如宇宙的中心，庄重而遥远。那时候我便知晓，天元赛是中国围棋历史最悠久、举办届数最多的头衔战，是几代棋手心中的殿堂。我从年少时便心生向往，可真正踏上这条征途，才懂得其中的艰难。最初学棋时，我需参加网络海选；随着岁数渐长，等级分提升，才得以直接跻身正赛。我曾先后十次打入本赛，却始终与挑战权擦肩而过，连靠近决赛的机会都未曾拥有。心里始终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却又屡屡碰壁，难免生出几分怅然。

2020年1月，我终于圆了多年心愿，拿到了天元挑战权，而我的对手，是国内战绩极为出色的连笑。他向来稳扎稳打，在头衔战中更是表现突出，我与他交手，胜少负多，赛前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决赛设在苏州同里，那是我第一次踏入这座江南古镇，小桥流水、白墙黛瓦，清幽的景致漫溢四周，我那颗向来敏感紧绷的心，竟安定下来。我祖籍江苏南通，虽说是第一次来同里，却莫名生出一种“主场”的亲切感。赛前我小酌了一杯白酒，平日里我神经敏感，喝酒必影响次日状态，可那一次，反倒神清气爽，睡眠、饮食皆舒心，心境也格外平和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可哪有随随便便的成功，首盘我便遭遇败仗。布局刚落定，进入中盘不过二十手，棋局突然崩盘，我只得匆匆投子认输。这样猝不及防的失利，最是伤人，也最磨心性。但我没有慌乱，更没有轻言放弃，只在心底告诉自己：放下胜负执念，把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

甫跃辉

镜，能让我们看清外在的一切；也是镜子，能让我们得以审视自己。是写作，让人类从昏昧进入清明。到了个体，写作，也能让一个人在生命的茂林里，找到一条通往自在和世界和真实自我的小径。现实里，大多数人都会写作，就像现实里大多数人都会恋爱。可是，绝大部分人恋爱，不过是一个程序性的事，就像我们这么多写作的人，有写出伟大作品潜质的，必然是极少数人。但极少数人呢，还很可能辜负了自己的才华，错过了生命里的那部命定之作——就像那些有幸遇到了刻骨铭心爱情的人，因为自己的孟浪和轻忽，错过了这一生的挚爱，错过了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能够碰撞出的炫目奇迹。眼前这本《银杏文学社作品集》

来自云南大学。云南是我的故乡，是提起来就让我内心波澜起伏的地方。在这片让我魂牵梦萦的土地上，年轻的他们不断涌现出来，他们用眼睛打量这世界，用脚丈量这世界，用手摸索这世界，然后呢，他们会写下一些什么？

王云杉是年轻的老师，其他几位，潘小漫、达则果果、刘艳娇等是更年轻的学生。在此，我不必概括，不必评论，我们不妨打开这本书，慢慢读上几页。也许，未来的某部伟大作品已在此写下了第一行。

但愿我们都能发现自己的才华，就像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让我们刻骨铭心的爱恋。发现之后，我们更要珍惜自己的才华，就像珍惜那刻骨铭心的爱恋，一定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

去写，去爱，哪怕失败。不要因为懒惰，因为懦弱，因为朝三暮四浅尝辄止，而浪费了我们这唯一的一生。